



娃娃兵

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11176258

娃娃兵

管志怡 朱曙声编写

无锡市
教师进修学院
图书馆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“红军瓦瓦苦”.....	1
娃娃兵.....	10
一袋干粮.....	19
一次支委会.....	25
班里的“王政委”.....	29

女 教 女

李 德 著 孙 志 量 译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红军瓦瓦苦^(注)

一九三五年五月。在通往四川省大凉山越嶲（xī音希）县的崎岖蜿蜒的山路上，有三个彝族青年，急匆匆地往东山的森林深处飞奔而去。跑啊，跑啊！他们肩头上披的“察尔瓦”（羊毛织的兜披），象船儿鼓满了风帆，又象鸟儿展开了翅膀。

这儿，山连山，岭叠岭，千年的古树，遮天盖地。一年来，有几百个彝族和汉族的穷苦兄弟隐居在这里。他们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在前一年三月参加暴动失败后，逃到这里。山上没有吃，也没有穿，他们只得靠打野兽，采野果，吃生食，喝凉水，艰难度日。然而，他们的斗争意志却很坚强，决心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。最近传说红军要来了，他们就派了三个年轻人下山去探听消息。

当三个年轻人带着幸福的喜讯，飞进密林时，好象一股春风吹进了古老的森林，静寂阴森的东山，顿时有了生气。

“呀！阿尔木呷回来了！”

注：彝族语，红军万岁的意思。



1
 此
 来
 25
 来平
 三
 一
 好
 那
 又
 三
 个
 三
 岸
 一
 象
 育
 育

“1 了来回脚木木同! 和”

。思意情此下平耳，招惠我，出

“回来啦？”

“回来了！”

“噉吼，噉吼，阿尔木呷！”

很快，他们被人群包围起来，急切地想听听好消息。“怎么样，阿尔木呷？快说，快说呀！”

阿尔木呷气喘未定，兴奋地说：“城里的黄狗儿、地主都跑啦！”

“啊！跑啦？”

“跑啦，连夜逃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

“听说红军要来啦！”

“红军！”大家惊奇地睁大眼睛。

“是的，听说红军是专打国民党黄狗儿的。”

“嗨！他们是黄狗儿、土豪的死对头，那准是我们穷苦人的亲人啊！不管怎的，明天下山看看去吧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阿尔木呷和大伙儿下了山。

进城一看，到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。被烧的房屋还在冒着烟，发出一阵阵的焦味；有的房子东倒西歪，门窗破碎，室内被劫一空；整个街上冷冷清清，见不到一个人影儿……。阿尔木呷的心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火。

忽然，从南门外传来一阵“哒哒哒”、“哒哒哒”的马蹄声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嗨！只见五匹高头大马，马上

骑着五个雄赳赳的小伙子。他们身着灰布制服，头戴八角帽，脚穿草鞋，肩背步枪，子弹袋横缠在腰间，帽上缀着一颗红五星，闪闪发光！

“彝胞兄弟，你们受苦了！”

“彝胞兄弟？”这是多么亲热的称呼！他们的祖祖辈辈，从来没有听到过哪！在阿尔木呷的记忆里，只有国民党军阀和土豪们的呵斥和谩骂。

阿尔木呷他们呆愣愣地望着这些骑马挎枪、头戴红五星的远方亲人，千言万语不知道从哪儿说起。

“老乡们，不要怕，我们就是红军，是专打国民党反动派、为各族人民办事的！”

“呵！红军！”他们惊叫了一声，围上前去。紧紧地拉着红军的手，泪水啊淌湿了胸前的衣襟。

红军来到越嶲城，象春风吹醒了万物。惊慌的人们安定了，紧闭的门窗打开了，街上的店铺也营业了。来往的人们奔走相告，相互诉说看到红军的情景……

远方传来了红军宣传队嘹亮的歌声：

我们是红军，嗨！是红军！

扛枪为人民，嗨嗨！为人民！

打倒土豪，打倒军阀，

解放被压迫的人民！

我们是红军，嗨！是红军！

扛枪为人民，嗨嗨！为人民！
跟着共产党，跟着毛主席，
胜利向前进！向前进！

威武雄壮的红军队伍，一崭齐排成四路纵队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开进城来。满街响起了欢乐的鞭炮声、锣鼓声、皮鼓声。街道两旁的人群，一边拍手欢迎，一边高喊着：“红军瓦瓦苦！”越嶲城解放了！

“快去看呀！红军开监了！”随着喊声，人群象潮水一般向县衙门涌去。阿尔木呷也随着人流卷进了县衙门。

院子中间烧着几堆熊熊烈火，红军战士将反动派的公文条令、穷人的卖身契约……统统抛进火里。人们看着，激动得眼圈儿发红，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热泪。是啊！这都是千百年来压迫劳动人民的枷锁呀！如今被红军一把火烧了，世道真变了，变得这样好！

“红军瓦瓦苦！”彝族兄弟高呼着。

“红军万岁！”汉族兄弟也齐声欢呼着。

欢呼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，冲破了寂静的夜空。

几个身材魁伟的红军战士，抬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杠，来到高大坚固、阴森可怖的监狱门前。他们叉开两腿，摆好架势，将木杠对准牢门上的大锁，猛力一撞，“啵啵”一声，铁牢门被砸开了！

阿尔木呷随着红军冲进监狱。黑洞洞的监狱里，只听得一片叮叮当当的锁链声，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扑面而来。红军点亮了火把，提着铁锤，边走边喊：“好兄弟！你们受苦了，我们是红军，救大家来啦！”



监狱里的人听到喊声，有的扶着墙壁站了起来，有的爬不起来，只能勉强地仰起了头，一个个圆瞪着惊异的眼睛，望着前来搭救他们的亲人。

阿尔木呷用彝族语告诉他们：“红军救大家来了！”

“噉吼！红军瓦瓦苦！”

“噉吼！红军瓦瓦苦！”

他们举起双手，放声高喊着，把镣铐摔得叮当直响。自己尚能走动的人，拖着沉重的脚镣，挪动着艰难的脚步，向监狱门口走去。有些人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他们躺在烂泥里、屎尿里、污水坑里，浑身污臭，蓬头垢面，尺把长的头发披散在脸上，衣服破得只剩下条条筋筋，身上瘦得象枯藤。血迹斑斑的镣铐紧箍着他们的手脚。阿尔木呷和红军战士一起，小心地帮他们砸开脚镣手铐，一个一个地背出监狱。

他们都是大凉山地区的彝族同胞，因为缴不起苛捐杂税，不肯给反动派献送青年妇女，不愿意自相残杀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来的。有的已经被关了十多年，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被酷刑折磨而死。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还推行什么“换班坐牢制”，妄图把彝族同胞一代一代地折磨死绝……

红军开监的消息，迅速传遍每个彝族村寨。受难者的家属，有的寻到了自己的亲人，抱头痛哭；有的找不到自己的亲人，扒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一时间悲声满

地，哭声震天。有的死者家属抱着红军，一边控诉，一边哭，要红军为他们报仇。红军流着眼泪说：“我们一定记住乡亲们的嘱托，消灭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，为广大受难的同胞报仇！”

红军战士们又送来了医药和饭菜，扛来了衣服和布匹，挑来了几大箩的银元、银锭和铜元。彝胞们穿着崭新的衣服，吃着香喷喷的饭菜，感动得说不出话，眼泪扑扑地往碗里掉。



“亲爱的老乡们！”一个挎短枪的红军站在被砸倒的铁门上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些东西，都是反动派从咱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，现在把它分给大家，补助生活，发展生产。明天，我们还要开仓分粮……”

红军的话音未落，阿尔木呷和一伙青年人情不自禁

禁地喊了起来：“我要参加红军！打国民党反动派去！”

“对，参加红军，打国民党反动派去！”

“红军瓦瓦苦！”

“红军瓦瓦苦！”



娃 娃 兵

长征路上，有一支“娃娃兵”宣传队。他们随着部队行军打仗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，很受部队战友们的欢迎。因为他们年龄小，大家都非常关怀和爱护他们。

越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，部队开始进入草地，踏上了长征途中最艰难的路程。“娃娃兵”宣传队分成了四个小组，分散到各个连队活动。

有个小组的组长叫赵刚，瘦长的个儿，刚满十六岁，长得倒象个小大人。他时时处处关心和爱护着小伙伴。在小伙伴的心目中，他就是个大哥哥同志。他说啥，他们就跳跳蹦蹦去干啥。

出发前，小伙伴们围着赵刚，等他分配任务。这时候，赵刚象个指挥员，神气地挺着小胸膛，站在小伙伴们面前，爽朗地说：“廖兴文，你背大鼓和铜锣！”

廖兴文拍的一个立正，答道：“是！”这个廖兴文，才十四岁，是组里最活跃的“小积极”。他能唱又善舞，成天嘻嘻哈哈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和愁。

赵刚接着吩咐：“‘小皮球’，你拿小铜盆吧。”

十二岁的“小皮球”一蹦多高，拿起被烟火熏得乌

黑的小铜盆。“小皮球”原名叫侯登囊，因为他年龄最小，个儿长得矮矮胖胖的，走起路来，老是会跌跤，所以小伙伴们都亲切地叫他“小皮球。”

还有两个，一个扛柴禾，一个背顶破帐篷。

赵刚背着一个牛皮口袋，里面装着十来斤炒焦了的青稞和荞麦，这是他们一路上的全部口粮。要靠着它维持生



命，走出那茫茫的大草地。这粮食比什么都珍贵。

五个“娃娃兵”，挺着雄赳赳的小胸膛，紧紧跟着队伍进入了大草原。他们穿着经过风吹雨淋，已经破破烂烂的“八褂衣”。长征路上，虽然生活很艰苦，但是他们的情绪却非常饱满。每个人头上顶着一个大斗笠，脚下踩着枯嗤枯嗤的水草地，太阳照着那些摇摇晃晃的大斗笠，远远望去，活象长在草地上的蘑菇头，给这荒凉寂静的大草原增添了不少生气。

几天来，部队整天在漫无边际的草地上前进。这些摇晃着斗笠的“蘑菇头”，一忽儿前，一忽儿后，又是唱来又是跳。你听吧，这边鼓声咚咚，那儿锣声镗镗，什么顺口溜啦，家乡小调啦，说了一个又一个，唱完一曲又一曲。在“娃娃兵”的鼓动下，辽阔无边的草原上，响起了阵阵嘹亮的歌声：

草地宽呀草地长，
草地一派好风光：
野菜遍地长，
野花遍地香，
红军都是钢铁汉，
茫茫草地红旗扬！
望远方呀向太阳，
革命重任担肩上；

野菜当干粮，
风雪难阻挡，
红军都是钢铁汉，
茫茫草地红旗扬！

傍晚，部队在一个斜坡上露营。“娃娃兵”给部队慰问演出。

草地上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，红军战士们围着篝火坐在旁边，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。

赵刚带着“娃娃兵”上场了。照例第一个节目是“童子舞”。五个小鬼先绕场兜了个“8”字形，接着就一边唱，一边跳：

牛皮本是好东西，哟嗨！
吃多了就要胀肚皮，哟嗨嗨！

同志们看着，听着，爆发了一阵阵的掌声和笑声。西下的夕阳也从云彩里露出了通红的笑脸，金色的光芒染红了满天的晚霞。

演唱结束，大家跑过来和他们握手，表示感谢和祝贺。一位大个儿战士走到“小皮球”跟前，把他搂到怀里，抚摸着他那圆圆的小脑袋，随手给他了一把青稞麦：“拿着吧，小兄弟！”